

1971
第三期

五月一日
M.C. (P) 2817
兩角

人民生活

藝術工作者往何處去 任 力

最近一段時間來，有幾個本地創作的劇本不獲批准演出，沒有機會和觀眾見面，一次又一次地流產，使到那些抱着滿腔熱情從事健康正派藝術工作的藝術工作者，感到非常懊惱，有些甚至很灰心，工作熱誠大大降低，顯示了彷徨無主的狀態。在此種情形底下，對於一切抱着“公開演出”想法的藝術工作者的何去何從問題，就很值得提出來檢討了。

◆ 自覺的藝術工作者 早就朝向的道路 ◆

創作本地題材和演出本地題材的作品，是當地廣大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文藝節目。因為，唯有寫出當地人民的生活與鬥爭為題材的作品，才能更有力地鼓舞和教育當地人民，才能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去和黑暗的、不合理的事物作鬥爭，配合形勢發展的需要，領導人民前進。長期以來，對現實反映較強烈的藝術工作者，早就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早就朝着這條道路走去，並且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只是限於「客觀因素」，不能在堂皇的、有冷氣的、座位舒服的場合讓一部份人開眼界，只能在鄉村地區，在最簡陋的舞台上和民衆見面而已。有去過「日本園」觀看演出的人，大概都會對那些激動人心的節目和群情激昂的場面念念不忘。

◆ 拾出口號扼殺本地作品 ◆

最近兩三年來，要求創作本地劇，演出本地劇的呼聲又突然喧囂起來；有一些人的講話，也紛紛在報章上出現；另有一部份人也寫文章助威，搖旗呐喊，甚至引起爭論的，大家都要表示自己才是真正鼓勵創作本地劇，演出本地劇的人，非常隆重，顯得特別重要。於是，一些平時不大敢觸及本地問題的藝術工作者，也紛紛拿起筆來，大胆地創作本地題材的作品，想爭取在維多利亞劇院和觀眾見面。但是至今為止，具有良好思想、積極內容的本地劇及其他反映本地社會生活的文藝節目，能够獲得公開演出的，只有兩三

個而已，其他大部份作品，都因為「客觀因素」的關係，只好奉命存入冰箱，不准和觀眾見面。相反的，那些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和教人想入非非的灰黃色的所謂「本地劇」，却一個又一個地上演，一個又一個向觀眾推出，向觀眾介紹，熱鬧得很。有些人也就憑着這一點，大事吹噓，自唱自誇所謂本地文藝活動蓬勃，已經不是從前的文化沙漠了。

這兩種相反的情形，反映出了兩種不同立場，不同觀點的人所持的兩種不同的藝術道路。原來所謂「創作本地劇，演出本地劇」這個口號，竟然是因人而異的，不同立場、觀點的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所要求的「本地創作」，是那些灰黃色的、低級趣味的和粉飾現實的東西，絕不是教人認識真理、辨別是非的作品。

也許有些人會以為，所有那些不能演出的本地劇，都是因為內容過於激烈的緣故；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我看並不盡然。就我所看過的一些本地創作來說，不但一點也不會覺得它激烈，反而覺得它過於溫和了，而它們竟然不被批准，不能和觀眾見面，這又是為了什麼呢？照我看，不是別的，都是因為它們是健康正派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提高人們思想認識的作用，教人向上向善方面發展，教人分辨黑白的威力，就這樣，它就犯上了某些人的大忌，就不被批准，不能露面了。

另一種情形是：不但新近創作的具有思想內容的本地劇，不能和觀眾見面，就連一些早幾年的本地創作，已彙印成書，在書店裡擺賣了好多年，也在一些團體里演出過不知多少次的，現在竟然也不能够搬上舞台，得到了和新創作的本地作品同樣的命運。這大概就是鼓勵創作本地劇，演出本地劇的「成績」吧？！

這麼說來，當所謂「創作本地劇，演出本地劇」的口號還沒有被人當作招牌抬出來的時候，一些描寫當地人民生活現實的作品——或者就說是本地作品吧——命運還好一點，還可以獲准演出和觀眾在維多利

亞劇院裡見面，而在這個堂皇動聽的口號喊出之後，不但新創作的健康藝術作品不准演出，不能和觀眾見面，甚至連舊的、過去批准過的、演出過的作品，也不可以出來露面了，只能夠躺在舊書堆裡，溫它的舊夢了。那麼，像這種情形，究竟是表示了本地文化藝術活動向前進呢，還是表示了本地文化藝術活動向後退呢？文化藝術究竟是要教人向上向善，還是要教人向下向惡呢？真是天曉得！

按照當前已經發生的事實看來，不得不使人懷疑：有些人抬出「創作本地劇，演出本地劇」這個口號，實質上是為了利用這個口號來打擊本地作品，扼殺本地作品，不要人們創作具有良好教育作用的本地作品；同時又是為了鼓勵不良的本地作品的泛濫，要另一種人創作那種灰黃色的所謂「本地作品」。

◆ 對群衆工作應有的認識 ◆

正由於灰黃色文化藝術得到大開方便之門，一切健康正派的藝術得不到發展，甚至受到了極大的阻力，於是造成了一些從事健康正派藝術的藝術工作者感到徬徨、懊惱，甚至悲觀失望的現象。

其實，這本來就不應該成為一個從事發展健康正派藝術的藝術工作者的徬徨、懊惱和悲觀的原因。一個從事健康正派藝術工作的人，應該認識到這是階級社會中必然存在問題，也是不可免的現象。因為這類事件並不是從來沒有發生過，聞所未聞的，而是過去已經發生過千百次的了。要知道，藝術這種東西，既然是教育人民、動員人民、組織人民和打擊敵人的重要武器，那麼，在這樣的社會里，你想運用這武器來達到這些良好目的，就絕不能那麼順利，絕不能一點也沒有受到阻碍的。要是一切都能那麼隨心所欲，來往無阻，任由自己決定，不會受到打擊、壓制、阻碍的話，在這樣的社會里，才要真的成為怪事，成為聞所未聞的現象了。

因此，照我看來，一切決心獻身於正義事業，決心從事於健康正派藝術工作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先認識清楚本身所處的社會和所生活的環境。只有先認識了自己所生活的這個社會，清楚了社會的性質，懂得了這類社會的複雜性，才能够更好地從事正義事業，才能更勇敢地、更樂觀地投身於健康正派的藝術工作，遇到阻力或打擊時，才不致於灰心和喪失斗志，也才能够保証自己不致於變成逃兵，成為萬人唾罵的對象；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問題。

◆ 社會性質決定文化藝術 ◆

我們的社會性質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社會性質就總體來說，還是外來勢力佔着絕對的支配地位，對封建性起了一定的破壞；就局部來說，某些部份出現了畸形的商業狀態。這一切都說明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階級對壘森嚴的社會裡。

畸形的社會、階級的社會，在性質上就有生長灰黃色和低級趣味的文化藝術的條件，加上歐風美雨的

吹打，外來影響的作用，這類不良的東西就更生長得快、生長得牢固，越來越形猖獗。這些所謂「藝術」，包括文學、音樂、戲劇、繪畫、舞蹈等等，從四方八面一起洶湧起來，猛沖過來，就像洪水一樣到處泛濫，佔據了我們的出版界，佔據了我們的舞台，也佔據了我們的展覽場所，瘋狂地向我們廣大人民進攻，嚴重地危害了我們人民的身心，扼殺了我們青年、學生的前途。

這是階級社會必不可免的問題，也是內因和外因的關係問題。正是階級社會本質上有了對灰黃色文化藝術的要求，外來的灰黃色文化藝術才能夠立足、生根和發展，從而起了麻痺、瓦解民衆意志的作用。因此，當前灰黃色的所謂「藝術」之所以那麼瘋狂、猖獗，似乎是要人相信，它是得到鼓勵和保護的一樣。

認識了這根本原因以後，一切肯為健康正派藝術而工作、而犧牲的藝術工作者，在面臨着自己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難以得到公開地和觀眾見面的時候，就應該更深一層認識到不良勢力阻力之大，看到灰黃色的所謂「藝術」對人們毒害之深，從而也就應該更加看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更應該想到對不良勢力和灰黃色藝術實行更有力的反擊之必要。因此，只有更加振作起來，準備作出更大的犧牲才對，還有什麼理由反而懊惱起來、彷徨起來的呢？

◆ 講究鬥爭的藝術 ◆

我們是主張敢講、敢幹、敢撞的精神的。但是在某一些個別的問題上，在局部問題上，特別是像要爭取批准以便和群衆見面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重視鬥爭的藝術。因此，我說要大家更加振作起來，要大家作出更大的犧牲，並不是要大家橫衝直撞，作不必要的犧牲，遭致不必要的損失。要是把振作和犧牲理解成盲干盲打，橫衝直撞的話，那就大錯特錯，準是要碰釘子的。我們已經知道別人害怕的是什麼東西，忌恨和感到不舒服的是什麼東西，我們就應該吸取經驗，直路走不通就要走彎路，絕不能夠照原來的樣子從事，而必須講究一下鬥爭的藝術，按照客觀情況許可的範圍內，從主觀上努力，估計它的可能性，才能够突破重重難關，也才能够有機會和觀眾及讀者群衆見面。

只要立場堅定，不違反原則，鬥爭的藝術是應該講究的，也是可以採取的。只有講究鬥爭的藝術和善于利用鬥爭的藝術，才能够在這複雜、迷離的社會中，把健康正派的藝術推廣，作出更深入、更廣大的影響。

講究鬥爭的藝術，有什麼具體的實踐方法呢？我看有下列幾個方面：

首先必須肯定，健康正派藝術工作者，必須創作出立場鮮明、觀點正確的文藝節目。這類作品當然難以有機會得到公開的演出，難以有機會在堂皇的冷氣劇院里和觀眾見面，但是却可以在自己的會內演出，在自己團體里和觀眾見面。在自己的會內演給自己的

成員和有關的人欣賞，由成員和有關的人批評、提意見和改正，一方面可以提高參加創作的成員的創作能力，另方面又可以提高所有成員的思想認識，給予所有成員重大的教育。同時，在這種共同學習和研究的工作精神鼓舞底下，更加能够促進成員的相互了解，使得大家的感情更加融洽，團結得更緊、更牢固，更有利於搞好會務，也就更有利于推進健康正派的藝術的發展。

其次，經常和其他立場、觀點一致的團體聯合在會內演出，或者作巡迴演出，互相觀摩，共同研究和批評，並進行在學習上、思想上、創作上、表演藝術上的經驗交流，搞好大團結，共同推進健康正派藝術的發展。

以上兩點，一些對現實反應較強烈的團體早已實行，現在仍然在積極工作中，所取得的效果很大，所產生的影響深遠，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是確實可行的。而且這些對現實反應較強烈的團體，他們可以說是站在鬥爭的最前列，大膽地深入到農村，深入到下層民衆集合的地方，把充滿着高昂的革命鬥爭情緒的文藝節目，呈現給他們，給予他們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目前，在我們的社會里，雖然也有不少是自稱為健康正派的藝術團體的，但是他們的立場模糊，作品的觀點常有重大問題，演出的節目經常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什麼水準，特別是很重視盈利問題，帶有幾分投機性質，這就根本上很難實現和推行上述兩項任務。因此，照我看來，一些有見識，立意為人民服務、走群衆路線的成員，除非能够起一些作用，團結和領導其他成員，實行和這類投機式團體的負責人鬥爭，必要時候還可以奪權，糾正其立場、觀點，使其更明確、清楚些，才能談得上為群衆服務，也才能推行真正的群衆工作。

第三，也要爭取公開的演出，爭取維多利亞式的演出。

因為在第一和第二項原則里所實行的對內對外工作方法，所能影響的主要還是團體成員、同一道路上的朋友，甚至也可能包括一些鄉村民衆，這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如爭取維多利亞式的演出，就可以對一些小市民和一般的知識份子、中小商人也起一些良好的教育作用，那麼範圍就大些，效果也更好些，所能爭取到的群衆就更廣些。

但是這種維多利亞式的演出，要想和團體內部演出那樣以強烈、尖銳的內容出現，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必要在內容上、措詞上作適當的照顧。這也就是我們講究鬥爭的藝術的很重要的一點。但是，在內容上、措詞上的照顧，並不是要把作品的思想水平降低，來適應「客觀因素」，而只是在不違反整個作品的中心思想的原則基礎上，作必要的照顧，以便爭取演出而已。任何人如果把爭取維多利亞式的演出，當作是降低作品的思想性，來適應「客觀因素」的要求，都是錯誤的，都是值得批評的。除了創作反映

人民生活與鬥爭的作品，作公開的演出外，如果有適合的、內容積極的、觀點正確的外國作品，仍然可以向當地觀眾介紹，作公開演出。凡是站在進步的立場、觀點上寫的東西，都是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的，都能給予讀者、觀眾一定的影響的。這是我們應該承認的，也是應該認識到的。只是這類能夠公開演出的外國作品，其所能產生的影響，不比本地作品來得更直接、更親切而已。

但是，大家應該認清這一點，就是：公開的、維多利亞式的演出只是次要的工作，不是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仍然是放在各該團體的內部，也就是努力實踐上述前兩點所闡述的工作方法。因為唯有像團體內部那樣的演出，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成員的思想認識和工作熱誠，達到吸取正派的基本成員和培養優秀成員的任務，也才能够達到教育鄉村區民衆和爭取到鄉村區民衆支持的目的。

因為，在當前形勢底下，要思想內容好，又要爭取公開演出，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要我們降低思想內容，放棄立場，演些不三不四、肉麻當有趣的或粉飾現實的東西，我們又絕不願意幹。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把爭取公開的、維多利亞式的演出當作主要的，或者特別重視它，而又屢屢演不成，勢必影響我們成員的情緒，也必然妨礙成員的進步，阻礙團體的向前發展，造成對健康正派藝術的極大損害，這就違反了正派藝術工作的原則。

◆ 勇敢地向健康正派藝術進軍 ◆

一切健康正派的藝術團體，如果能够靈活地運用鬥爭的藝術，善于運用鬥爭的藝術，立下以上所指的三項發展健康正派藝術的工作原則和工作方法，掃除一切盈利觀念和投機取巧的不良思想，積極進行對正派藝術道路和路線的宣傳，加強學習偉大思想，這樣，不但更能推行和發展健康正派的藝術，而且遇到困難、受到阻力時，成員也一定經得起考驗，不再懊惱和沮喪，甚至只有更加團結，更加勇氣百倍，斗志昂揚。

任何一位健康正派的藝術工作者，只要他是立志為群衆服務，走群衆路線的，不是為出名、出風頭或者為個人利益而工作的，那麼他就首先應該認識到在這樣的社會裡搞健康正派藝術所必然會碰到的一些問題，當他在這條崎嶇的道路上遇到任何波折或打擊時，他就一定變得更加堅強，更加勇敢，絕不是悲觀和失望。

希望一切健康正派的藝術工作者，團結起來，振作起來，認清時代，認清任務，勇敢地向健康正派的藝術疆場進軍，堅決為教育民衆，領導民衆變革社會而鬥爭到底！

可怕的“成長”

千鈞筆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關於物价高涨的问题的文章，看得真多。这些年来，物价涨得万分可怕，入口商因被徵收入口税而提高了售价，而本地的製造商也都以“成本提高”、“调整价钱”、“统一售价”种种理由，相继地把他们的产品的售价提高。总之是入口货涨价了，“本地”货也涨价了，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做生意的都把这担子推给了劳苦大众。

这些原是大家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身体会到的事实，因为一个靠一个月一两百块钱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平时的收入本来就已经刚刚平衡，支出一旦多了起来，手头就显得很紧，这种体会不是很容易感觉出来吗？感觉不出来的，只有有钱人，因为他们的钱太多了。他们剥削容易，即使挥金如土，每年也还能存下一大堆钱，因此怕还所得税，要用买新车来逃税……。像这样的人，对于东西有没有起价，什么时候起价，起了多少价，这样的问题当然是不知道的，而且也实在没有知道的必要。

但最近却听说，我们的物价却只涨“一点点”，而且其中还有些“落价”啦！这真是“××社”的头条新闻啦。可惜“××社”向来说的话都没有根据，要不然我们可真要为此而欢呼的。而这些说什么物价只起“一点点”的人的说话，就跟那些说什么二十年后「新加坡人」每年的收入高达十五千元一样荒唐。

最近，我们又看到先前说什么物价高涨的人改变了腔调，说物价高涨是表示了“新加坡经济成长的良好现象。”这一回，他们是承认了确有物价高涨的事实了。这一种老实的态度是高明的，因为最少它还会给人们一种“老实”的印象，可是把物价高涨硬说是“经济成长的良好现象”就太不高明了。物价高涨果真是经济成长的表现吗？

经济成长果真需要导致物价高涨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宁可不要这经济成长的“良好现象”了。日本占领时期的一大叠钞票，只能买到一点点东西的经验我们受够了，难道这个新加坡的经济“成长”，将来还要叫我们拿一二十斤钞票去买一两斤白米吗？

事实上，经济成长只能是东西越来越便宜，因为这才象徵着我们的钱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要不然就像我们今年升了十块钱的薪水，可是，衣、食、住、行的开销，却增加了二三十块钱，这说明今后的生活又更加困难了，丝毫不能说是今年比去年“富裕”了许多。而我们也亲眼看到，许多先进国家的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他們的东西的价钱也不断下降。好像某些国家，十多年前寄信到我们这里需要几百分的邮票，现在只需二十三分就行了。你看，这其中的变化有多大啊！这说明，他们的钱的使用价值的的确确是提高了，经济是真正成长了！

从上述的情况中，我们不难发觉这些人的奇奇怪怪的论调，都是一派胡说，目的不外是希望人们不要对物价高涨表示非议，可是我们要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这毕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呵！何况劳苦大众已经因此而感到无法再挣扎下去了。（不是有些人因顶不住劳苦而自杀了吗？——当然，也有些人不这样错误的了解一生，他们奋起而抗争！………）

让那些和人们唱反调的见鬼去吧！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

胸懷祖國 放眼世界

三月十九日 二百多万英国工人举行二十四小时的全国性罢工，反对“劳资关系法案”，此法案规定工会若果“煽动不合法的罢工”，可能被罚款高达十万英镑以上。

三月廿五日 新加坡出现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政党“人民阵线”，连同数天前的“新加坡国民阵线”，本地共有十五个政党。此两个政党都很热衷于参加下届的“议会选举”东巴基斯坦爆发内战，拉曼宣佈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三月廿六日 日本全国一百六十二个劳工团体实行首次全国性联合罢工，要求加月薪一万多日圆（约合叻币七十二元）

三月卅一日 菲律宾、客机被六名青年骑劫至中国广州。卅四小时后，此客机飞离中国，而六名青年则拒绝随机返回菲律宾。菲律宾外长甚赞扬中国对此事的宽大处理。

四月五日 檳宜巴士工友停工二小时，反对“公共巴士交通大改组计划”

四月七日 美国乒乓队应邀访问中国。这是首批集体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

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魯迅—

如今採煤為自己

——記朝鮮採煤工人生活

紹武

朝鮮北部的採煤工人今天自己當了家，祖國的豐富煤礦就是他們的。從前工人採煤是為了養肥日本鬼，如今採煤是完全為自己。老工人們每想起日本人統治時期的苦難日子，再看到自己和子孫們已經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裡，心裡頭的喜悅和激動是無法形容的。

知道從前的苦，才知道今天的甜。當日本資本家霸佔煤礦的時候，受盡剝削和折磨的採煤工人在煤坑中工作幾年之後，不是死亡就是終身殘廢，那時，工人們時時刻刻面臨遭受活埋的厄運。活埋和煤氣爆炸的事件幾乎每天都發生，因死亡或受傷而被抬走或失業的工人是數不清的。工人冒着生命採煤，所得的是吃不飽餓不死的工錢。即使僅有的幾個工錢還要拿去繳交工人宿舍的租金。貪婪的管工仗着主人的淫威，在每名工人身上抽取佣金。工人們在管工的皮鞭下，病了固然沒錢醫治，連躺下來休息片刻都要受到呵斥！

自從日本人被趕走後，暗無天日的煤坑終於見到了陽光。現在，國家免費供給他們魚、肉、油、糖、制服、靴、雨衣和手套等。在煤坑中的安全設備是非常妥善充足的，工人不必像從前那樣一邊工作一邊提心吊胆。機械化的輸送系統，節省了許多時間和勞力。煤坑中也裝置力量極威猛的摩多風扇清除煤塵，而通風設備不斷地給煤坑導入新鮮空氣，減低煤井中的濕度。

國家照顧採煤工人的衣食住行，可說是無微不至。比如給工人們建大食堂、宿舍、洗衣店、育嬰所、幼稚園、工人療養院和休養所等，樣樣齊備。國家也給他們開了一個農場，供給補充食物，工人們從宿舍到礦場，來往都有巴士運載。走進工人的住宅區，人們可以聽到宿舍的窗口飄出一陣陣笑聲和音樂

；屋內擺設着精美的家具、綉花枕頭和床褥、縫衣車和收音機。

礦場的醫藥設備最受重視。醫院有足夠病床，足夠的醫生以及充足的藥物。工人能在當地接受充份的醫藥治療。醫院里共有十個以上的專科部門，礦泉邊也蓋起了療養院。醫院的服務員和工地的急救人員隨時隨地以照顧工人的健康為首要任務。

採煤工人回家以前，須接受紫外線的「肉體治療」，然後，向醫生報告健康情況。工人們每年最少須檢查兩次身體，假如發現有任何輕微的病徵的話，立刻送到醫院或療養院去治療以防止疾病惡化。因此工人不會患上任何重病；也不會為了要接受醫藥治療而浪費時間。從前，大部份工人在煤坑中工作了幾年后，由於吸入大量煤塵以致呼吸發生毛病，或患上其他職業病。

煤礦工人的住宅區有小學、中學、高級技術學校和學院。孩子們都要接受九年免費強制教育，要再進一步深造的話，還得到國家的津貼。

五十二歲的掘坑道工人周蘊榮，解放前是不識字的，被迫在「僱

佣的合同」上蓋手指摸時，他不知道那白紙黑字寫的盡是吃人的「規矩」。廿五年來，他努力學習，竟然在工廠的學院畢了業，現在已是一名煤礦的總工程師。

今天朝鮮的採煤工人，不愁吃不愁穿，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不斷地改良促進了許多採煤和掘坑道等技術。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智慧得到了全面的發展，生活也就有了文化。

最近國家又決定提高礦工們的工資，並且一年享受一個月有薪假期。「這好像一個夢！」一個老人說：「日本人統治的時代，人們簡直活不下去。我在街頭流浪找活兒。如今，我常利用年假去遊歷各處的革命勝地。」

的確，朝鮮的煤礦工人太幸福了。他們是國家的領導層之一，最高人民大會有代表，各級的區政府機關有代表二十人，國家的事，無論大小，他們都參與討論和決定。他們站在生產的最前線，親手將國家建立起來，「採煤工人」的名字使他感到無比的榮耀，個個一片丹心服務祖國和人民。

煤礦工人在解決永久坑的問題





新文藝

在暴風雨中 雨中人

一
天气真是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而心里总是存在着这个念头：来一场暴风雨吧！

来了，它来了，在一个沉闷的午后。

急而粗大的雨点挟着怒吼的狂风，打得窗门砰砰响着；雷声霹雳轰隆的响着，令人想起苦难中的越南；闪电像无数的镁光灯摄影机，妄图要在刹那间把大地的一切秘密摄取。

二

自从我来到一间「公馆」——一个令人闷气作呕的场所——当座办后，我更喜爱暴风雨，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安详。

我会为暴风雨的来临而欣然微笑，因为在我的意识里，这气态万千、雷霆万钧的声势完全能够把公馆里的华历拍勒的雀战声、狂喜亵语以及一切阿谀的、庸俗得令人作呕的陈腔烂调压得销声匿迹，把一切乌烟瘴气扫得乾干淨淨………这是何等痛快的时刻啊！

三

像往日那样，我不其然的推开小门而依偎在门边观看雨景。

霍的，我瞥见右边露天电影院的售票处站着一个搂抱着婴孩、背向着我的妇人。她头部微低，显然，她并不是在欣赏牆上的画片。

狂风暴雨来得正猛烈。站立牆角避雨的妇人整个背部被雨打得湿透了。她的上衣拉得紧紧的，致使湿透了的衣裳毫无空隙的紧贴在肉体上，显然，她是把婴孩抱得紧紧的，惟恐这小生命在肆虐的暴风雨中受到损害。更感动人的是：在一刹那的雷电交加的时刻，她把婴孩抱得顶猛力而致使身体前俯后仰，几乎站不住脚跟。

然而，我却听不到一丝的婴孩惊叫声或啼哭声；小生命多安祥呀，我想。

天气随着风雨而变冷，但我却感觉到血在脉里流得很迅速，整个身体热烘烘的，这时，我正想撑把雨伞将这母子俩引到公馆里来避风雨，但我立即又意识到：这虽然不至于是个「女人的禁地」，但到底可说是「男人的天下」，妇女们走近这地方都得掩耳而过，免得听到那些教人脸红耳赤的亵语………。

正在矛盾的时候，那妇人突然转过身来，她瞥见我，急忙向我作手势要把雨伞，我即刻急不及待的从牆角携取两把伞就往门外冲出去。

她的手和我的手通过雨伞而接触的时候，彼此没说一句话，但我似乎听到千言万语而心中激起一阵难于名状的快感——因为在她接过雨伞时，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一丝从心坎里倾泻出来的微笑。

四

「嫂嫂，请坐。」我接了一把椅子向她招呼说。我看清楚了她和抱在怀里的婴儿，她是个少妇，婴儿显得的确安详——大大而天真的眼睛、红红的小脸，身上似乎不曾淋到一滴雨水。

顿时，我领悟到刚才的一切，体会到一股温暖的气息，一股高尚而伟大的感情——母爱。

礼堂那么静，静得有点出奇。

没有人向她打交道，只有雨声和雷声。

半晌，我有点不自在的走进办公室。

我在斗室里踱着，不安得无法

坐下来。我感到面热耳热的，脸庞或许会比那婴儿的更红，但那小生命的红红的小脸儿是安详的，是幸福的，而我的却是惭愧的，不安的

。我后悔，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在她向我示意要雨伞之前就拿给她呢？我的良知到那里去呀………

我不安的，悄悄的走出办公室。

还是没有人跟她谈话。她塑像般的坐在椅上发愣，连平时母亲逗婴儿玩的本领都失去了。

我不其然的走近她身边，这时才发觉到婴孩只穿着薄薄的单衣，我赶忙的对她说——话像石头挡不住急流般的从喉里泻出来：「孩子穿得这么薄不是很冷吗？你没有带衣服吧？」

「没有，不要紧………」她不自然的回答，脸色很是不安。

窗外还是下着倾盆大雨，阵阵的冷风刮得人心发寒。

礼堂那么大，但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站脚，一股沉甸甸的气流逼迫得我局促地走回办公室。

照样只有雨声和偶尔的雷声。

我的血在脉里滚流着，流得满身热烘烘。心急促的跳，脑在起风暴………

「该怎么办呢………拿件东西给孩子盖上吧，免得小生命害上病来………不，这些无聊的傢伙一定会用奇异的眼光瞪着我，说不定过后还会非议我………」

脚局促的，不调和的踱着，思想在暴风雨中。

「不！我为什么这么懦弱，刚才不就是因为怕这些傢伙讲闲话而没有在她向我示意要雨伞之前就奔出去帮忙她吗？我怎能再埋没良知………」

我猛然抓起一件寒衣往礼堂冲去。

到了她身边，我发觉孩子已偎缩在她怀里睡着。

「嫂嫂，会着凉的，把孩子盖上吧………」

「………」她默然的望着我，嘴唇微动，欲语不语。

我明白，她那张脸孔的表情并

一次車禍·一點感想

小吳

裕廊路，对我来说，是个熟悉的名字。我每天要走它两次。在这条道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意外事件发生，有时候一路上会发现三只血淋淋的狗躺在路旁。发生在人们的身上的事件也是常见的事。之后的现场，我看了都心寒，真不可想像那「一刹那」的惊险镜头。

和平常一样，下午五点钟，我们的车便离开了工厂驶向裕廊路。同事们的谈笑声压过了汽车的引擎声。我喜欢看路旁的野草和荒山，但不时也回过头来参加他们的谈话

，突然一声「杀鸡」似的声音冲破了他们的笑声，也马上把我的视线引到前面来；啊！我们的车正冲向一辆大货车，「逢」的一声，我的身体向前一撞，幌了一幌，眼镜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了，也不知道飞到那儿，只觉得鲜血从右眼直流，滴在裙子上。我连忙用手帕按住右眼，这一下更叫我震惊。「天啊！我的眼睛……我就要变成独眼了……

不是麻木的，而是不安与无法表达心意时的痛苦所交织成的，因为围绕着她的是几个鼠心眼的人。

又是不声不响，只有窗外淅沥沥的雨声。

这些傢伙平时喳喳叫得像乌鸦，这时个个似乎都把舌头吞进肚里去。

我的视线时时移到母子俩的身上。孩子没什么动静，但少妇依然很不安——头要转一转都不自然，脚要挪移一下也不自在……看她难受得如坐针毡。

她的视线仿佛困守在一窗——窗外。

哦，我明白了，她的确是在凝视着窗外，因为那是希望之窗——窗外的雨微小了，她便能够安然脱身，离开这冷漠得教人难熬的地方。

少顷，窗外的雨果然下得比较小，孩子也醒来了，但我不清楚到

……。」我不敢想像我失去一只眼睛后的情形。正当我被这许多问题包围着的时候，自己却莫名其妙的「喧」了一声。不对，刚才流血的时候还可以清楚的看见车外的情形——我们的车是撞着货车的前轮胎……。我赶快的移开手帕，向前镜一照，哦，原来只伤在睫毛上；刚才真是白吓了一场。虽然血流不止，但我已不再想到害怕了。对于这回没有瞎眼，我感到安心和庆幸。之后，我到诊疗所去止了血，缝了一针。

为此，我一直在埋怨那货车司机——不应该一出手示就马上向右弯，应该先看看后面的车子是否来得及停车。为什么驾驶货车也要那么快？是要赶去赴约呢？还是要赶去投胎？……一些足以满足我的发泄理由都搬出来。想呀，想呀，越想就越想到不对。是不对呀！他为什么要驾得那么快？难道他不怕车祸发生在他身上？难道他不怕因此

底是他自己醒来，还是少妇催他醒来的。

她站起身来，亲了一下孩子的小脸，向我说声多谢，撑了雨伞便要往门外走。

我礼貌的走向前对她说：「再等一会吧，雨还是不小呀……」实际上，我已明瞭她必然要尽快离开这里，而我也切实希望她能够快些离开这里——我现在的这些感触并不是为了难为情、怕非议、不同情她，而是深深的感到：她在这里多留一分钟，将是多受一分钟奇异的不安，将是多受一分钟的精神虐待，这是何等罪过呀！

「没关係，我的家就在桥的对面」。她爽朗的回答，便安然的撑了雨伞走在濛濛的雨中。

我默默的望着她的背影。

她越走越离开我，越走越远，但我似乎觉得她的背影越来越大，虽然越来越迷蒙，直至消失在河的对岸，消失在炊烟濛濛中。

而残酷终生？不，他一定是什么苦衷的。他驾的货车是载沙的，每载一车得七角钱，载十车还不过七块钱，一天能载多少车呢？干这行的都是穷苦人家，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一旦有些什么意外发生时，这笔额外的支付就更成问题了。要去那里找来这额外的开销呢？是的，唯有驾快一点，才能得到多一点钱来补足这笔钱。是不是家里老母亲生病了，正待进医院？是不是妻子在分娩？还是孩子明天要钱等着交学费？还是一位工友受了伤，急需要一笔医药费？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不合理的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也就因为这样，才会有抢饭吃的事情发生。想到这些，我的心顿时开朗起来，我不再埋怨那司机了，不再为了这道永远去不掉的疤痕而苦恼了，也不为了别人笑我「破相」了而难过了。不是吗？一道小疤痕使我对这个社会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件坏事不也是件好事吗？



五

公馆里一片默然。

顷刻，那些刚才吞了舌头的傢伙，这时又把它们吐出来咬，乌鸦般的在吱喳着，但我没有听到一句同情那母子俩的话。

他们显露在我眼前，我却觉得他们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聊、那么轻……有如躺在地上的一张废纸。

然而，他们的声音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吱喳，越来越……

六

雨反而越来越滂沱，狂风刮得吼吼叫，雷声震响得屋宇在摇撼，闪电肆意地把整个宇宙划得支离破碎……它们似乎要将这旧的世界毁灭在雷霆万钧的声势中……

暴风雨再来吧！再猛烈些啊……我只能在你的来临中感到安详。

守門人

田士

守着一室的冷
里面有冷血动物
在进行肮脏交易
外面有喧嚷的人群
和一股袭人的热气

空有一副壮伟的身躯
却从不曾被劫匪看起
白天
站在这里
夜晚
睡在这里
(你知道我可愿意
这是生活的压迫
我不只要养活自己)

對口詞：

我們的藝術方向 陳翰新

甲：上战场
乙：我们手里要拿枪
甲：搞艺术
乙：我们脑子里要有正确的思想
甲：我们要拿笔写文章
乙：我们要表演在舞台上！
甲：牛鬼蛇神是我们要打倒的敌人
乙：人民大众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甲：人民大众的痛苦
乙：就是我们的痛苦
甲：人民大众有了幸福
乙：我们才得到幸福
甲：鲁迅说，我们应该是攻守的手足，感应的神经
乙：高尔基说，我们应该是人民大众的耳朵，人民大众的眼睛
甲：艺术是——
合：生活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甲：艺术是——
合：整个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甲：捍卫我们的艺术
乙：坚决击退那些——
甲：什么水长流
乙：什么我在你左右
甲：什么负心的人
乙：什么不要抛弃我

岁月磨尽了满脸干思的光泽
日子从脚边轻轻溜去
渴望着
渴望着坐下来歇息
然后提起那超龄的枪杆
赶上日子
赶上前进的足迹
可是呵那勇气被扼住
被一个无形的魔手
扼得我窒息

绳床编织了无数个梦
梦里回到那恒河流经的土地
亲人的呼唤
禾穗的金光
换来梦醒时枕畔的泪痕
每一个季风带来的音讯
总细心地把它拆开
生怕颤抖的手抖落了一丝欢愉
但每一次总揭起了悲哀

故乡的土地还在哭泣
哭泣亲人失神的眼睛
哭泣豺狼暴虐的欺压

今天
拆开一封信
脸上孕育着惊喜
还是一样的笔迹
如今却那么坚强有力
从每一个兴奋的字眼
我看出了两个字：
「夺地」
那满纸的兴奋
再不忍将它摺起
生活从此再没有顾忌
当大地掀起了滔天大浪
我将提起枪杆
碰碎那枯守半生的大门
碎跑那一室窒息的冷气

甲：还有人出面给他们捧场
乙：还有人帮他们评判歌唱
甲：黄色电影
乙：像潮水一样泛滥
甲：靡靡之音的唱片
乙：像细菌一样的到处传染。
合：女的是歌后，男的是歌王！
甲：灰色小说藏满了图书馆
乙：公开阅读，集体翻看
合：这不是百花争放，这是毒草放香！
甲：谁敢说他们的艺术健康
乙：谁敢说我们从此可以无忧高枕
甲：个人的爱恨早该被埋葬
乙：多数人的命运和我们息息相关
甲：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
乙：我们唯有学习——
甲：高尔基的倔强
乙：鲁迅的硬骨头
甲：把社会当作课堂
乙：把手中的笔当作投枪
甲：才能站稳我们的艺术立场
乙：才能朝定我们的艺术方向
合：奋勇前进，大举进军
追求光明 冲破黑暗！

詩篇

無聲的控訴 崇漢

笑話二則

在「工业区」的某家外资工厂，由看门的印籍工人指示我到经理室。

『经理先生，阅读报章，知道贵公司欲聘请工人，我是来应徵的。』

『哦，你也来应徵，你以前做过些什么工作？』白白胖胖的经理工上下打量着我，慢条斯理的说。

『我以前没有工作。中四毕业后，在家里帮助父母亲养鸡养猪，目前失业在家。』我又一次用期望的眼光，看着与我不同阶级的经理。

其实，我也曾经在某家工厂当过普通工人，日薪才三块钱，却要替老板争取数倍的利润，还要忍受「管工」的吆喝。就这样，在「加紧生产」的劳动中过了五个半月。

一天，管工突然一变反常，「慈爱」的对我说：『你年轻有为，而且还是个知识份子，来做这种粗工，实在是埋没人才。为了珍惜你的前途，老板说，明天起你不必来上工了，希望你另谋高就。』

老板真的太「仁慈」，太「爱护」我了吗？正当我要成为「正式工人」，要升三毛钱日薪的时候，就送给我另谋高就的「高帽子」。

我得到老板的赐福与指示，使我受宠若惊，不禁开怀的大笑，笑声震盪着我平静的心湖。从此，愤激的眼睛在正确思想的武装下，我的眼睛睁得更大，看得更远，看到了更多的人为着大多数人的理想、幸福而在进行着艰苦的抗争……。

『你的体格并不合理想，而我们厂里的工作又脏又重，你做得来吗？』刚才那位经理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

『我，一定能够胜任的。』我满有信心的点点头。

『你必须是个遵守厂规的工人，不请假，不迟到，不早退，不看医生，克苦耐劳，就有擢升的机会。』经理勉励着我，还补充一句说

：『不过，我们这里的日薪，是二块半钱，如果工作表现良好的话，还有勤工奖。』

当我离开了经理室，在大路上，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感慨，仰天痛苦地哈哈大笑。笑声中，有说不尽的阶级仇与恨。

日薪二块半钱，有些工厂甚至日薪一块多钱两块钱，生活在这个臭铜气的旧社会里，物价天天涨，能够维持个人最起码的生活费用吗？有些人整天在叫嚣什么「工人的生活像天堂，工作条件是美好的、安全的……」然而，我们劳动人民却要问：「狗嘴里真的能够长出象牙吗？」那些邪恶势力的目的，是要劳动人民把青春、生命廉价出卖给自私自利的剥削者。

科学已经进展到太空时代，人类已然是比远古时代文明了千百倍。可是，旧社会的劳动人民，在黑暗、强盗的权势下，仍然像牛马般地生活着。

平静的心湖，已不再平静了。劳动人民残酷地被剥削，已经惊醒了更多沉睡的人们。我已不再响往那些什么「勤工奖」、「奖励金」、「安份守己」、「忍辱偷生」的「明智政策」上。

只顾追求吃饭、穿衣、娶妻生育后代的个人奋斗道路，这是庸俗的人生，不能解救劳动民众被剥削、被迫害的命运。

要叫喊的时候就果敢地叫喊吧！而在辛勤劳动中双手被磨破，仍然挣扎在贫困、罚款、苛税、病痛、饥饿线上的人们，一定要站起来，了望东方，砸碎旧的规章制度，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

稿 約

本刊各欄篇幅都是公開的，歡迎各界投稿，只要意識正確，內容充實的作品，不拘形式、長短，一任歡迎。來稿一經發表，當酌奉薄酬。

(磷譯)

「你聽過關於那電影明星的笑話麼？」

「沒有，是什麼笑話？」

「她的祕書沒有把記錄登記正確，所以現在她發現她的離婚比結婚多兩次。」

× × × ×

一個年輕的農業大學畢業生向一個老農夫說：「你的種植方法太落伍了，如果你能夠在這棵樹上收獲十磅萍果，那一定是奇跡。」

「我也有同感。」農夫回答：「這是一棵梨樹呀！」

~~~~~  
有一個遊戲，可以在你無聊的時候玩。首先，你和你的朋友每人預備一枝筆和一張紙，寫上三十個號碼（一至三十）又寫三十個號碼中的一個在自己的紙底，不給對方知道，這樣便可以玩了。首先由任何一方開口，猜對方的號碼，說過的號碼，便在紙上劃掉，看誰最先猜中對方的暗碼便算勝。

### 生 活 的 擔 子

翁 民 攝





# 太陽下山了

彼岸

落日的餘輝象一片金沙洒在垂直的峭壁上，使原本是金碧色的山壁顯得更加奪目耀眼。八哥和掠鳥快樂地從山壁的縫隙裡鑽出來，又鑽進去，麻雀也興高采烈地在從山腰斜拉到山下的鐵線上跳來跳去；或者頑皮地跳進掛在鐵線上的用來裝運鳥糞土的畚箕裡連續打幾個跟斗，好像在向太陽誇耀本領。蜥蜴吃得飽飽的，從草叢裡探出頭來，披上了金裝！牠在向太陽餓別——明兒見！您，光明的源泉！幸福的主人！村裡的孩子們在草地上跳跳打滾，玩着捉迷藏。突然，一個孩子喊道：“瘋婆來了！”這喊聲，象一塊石頭，扔進了平靜的湖水裡，把那美麗的圖景給打碎了。接着是一陣嚇人的咒罵聲：“殺千刀的！我要殺死你們！殺啊！……”嬉戲的孩子不見了，山脚下，一個老婦女，披着散髮，手中揮舞着一把菜刀。

從靠山脚下岩壁的一間矮小的亞答屋裡突然走出一個駝背的老頭子來。他穿一條破爛的骯髒的短褲，滿是泥土的枯黑身子，就像是用黃泥塑成的。他有氣無力地向着門口喊道：“老伴啊！柴拾着了沒有？孩子們懂得什麼啊！又沒得罪你。”說完，一轉身，他褲子上的黃粉便撲撲地抖下來。在那陰暗的小屋裡，他向着用石塊砌成的爐裡呼呼地吹了幾口氣，打開飯鍋看了一眼，蓋回去，自言自語地說：“唉！我這身子越來越不中用了。今天才拾了一包鳥糞便支持不住，差點摔倒到山谷裡去……”說着，拼命地咳嗽，接着咯出一口鮮紅的血來……

一天傍晚，駝子照例從山上回來，發覺他的老伴——“瘋婆”，不見了。村裡的賣菜叔來告訴他：“今天來了幾個警察，把她拉走了……大概送去了紅毛丹吧！”

駝子聽了，默默無語。很久，很久，他才痛苦地擠出幾滴泪水來

，低聲說：“老伴啊！你並沒有發瘋。這只有我了解你。你有太多的痛苦……你跟了我三四十年了，人家的豬都養得胖胖的，可我們就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飽啊！我們過着非人的生活，非人的生活啊！……”

沉默了一會。

“我說呀！牛伯！你還是進老人院吧！那兒有得吃，有得穿……你又何苦呢？山路不平坦，何況你這把年紀，身子又弱——還病着，幾毛錢托一包鳥糞土，萬一……唉！你又何苦呢！”賣菜叔說。

牛伯聽着，默默無語。

幾天過後的一個黃昏，牛伯的小亞答屋裡來了一個穿着整齊，系領帶的斯文陌生人，是賣菜叔陪着來的。賣菜叔說他是福利部派來的他始終站着，沒敢坐下來，也許是因為木板櫈太骯髒的緣故吧。

“牛伯，你考慮過了吧？那天我跟你說的。還是進老人院吧！”賣菜叔說。

沉默了一會。

“我們福利部是以扶危救困為唯一宗旨的，這樣便可以保證幼有所養，老有所終，達到國家的進步與繁榮……”斯文人開口了。

又是沉默。

“牛伯，還是答應了吧！”賣菜叔催促。

沒有回答。

“什麼？國家愛民如子，給你們這般窮鬼特別照顧，讓你們坐享其成，你還——臭鹹魚吊水！……要不是我看在賣菜叔的面上，才不到這種荒山野地來理這麼多閒事呢！”斯文人不耐煩了，便擺起官架子，發起官威來。

一直沉默着的牛伯這時突然站了起來，就像山洪一般爆發了：“你給我滾吧！我不希罕你們的假慈悲！你們把我們逼得走投無路了，便把我們趕進老人院，這叫「愛民如子」嗎？”他攤開雙手，氣蓋河山地繼續說：“我有一雙手，只要

我還剩下一口氣，我便要工作，便要自力更生，便要生存下去，我們窮人是死不完的……總有一天，我們窮人總有一天要翻身的！”

這種突如其来又理直氣壯的話，把斯文人嚇得目瞪口呆。他胆怯地連忙退了出去，嘴裡喃喃自語：“造反了！造反了！連個臭蟑螂也要造反了……”

又是一個美麗的黃昏。牛伯躺在他的小亞答屋裡。他前幾天在抬鳥糞土的時候不支摔倒了。當時剛好有一群小伙子在爬山。他們把他揀了回來，熱情地照顧了他。他在想：“這些小伙子太好了！他們跟我不相識，為什麼這樣無微不至地對待我呢？”他想着，想着，覺得有了希望，內心充滿了溫暖……

一陣嘻嘻哈哈的談笑聲過後，小亞答屋裡便湧進一群小伙子來。

“牛伯！我們特地來看你呢！”

一忽兒牛伯的床頭便堆滿了水果和餅乾。

“牛伯，這幾位是新朋友。他們聽說您曾經痛罵福利部的官老爺，拆穿他們慈善的假面具，都很欽佩您，認為您很有骨氣呢……”其中一個小伙子說。

“使我們最感動和最欽佩的是您自力更生，不做寄生蟲的最高貴的勞動者本色的表現！”一個新朋友興奮地說。

這時，牛伯已經坐了起來，老淚縱橫，激動地說：“你們給我帶來了希望……現在我才曉得，這醜惡的人世間還有溫暖……你們真像一顆顆剛剛升起來的太陽啊！……”

夕陽下，這間破舊不堪的小亞答屋裡，現在是洋溢着青春的氣息，充滿了希望；山脚下，閃耀着金色的光芒。誰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呢？

(轉入第 11 版)



# 美国佬的新恐懼 文易

在越南南方，橫行霸道的美國飛機害怕美國槍炮。乍聽起來，這似乎有點近于奇談。

但是事實確實如此。在過去的許多次戰鬥中，美國直升機的被擊落，就都是用美國槍炮干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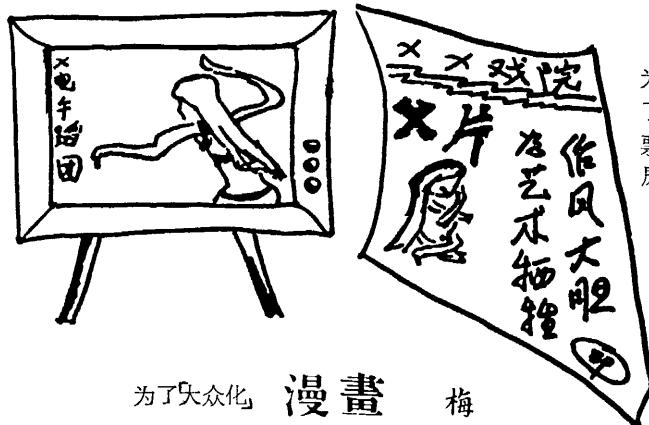
美國的一家通訊社美聯社的報導可以作為解釋。它說：「以往，普通的南越共產黨游擊隊還不得不依靠他們土製的短槍或是法國的老式步槍來同大型的美國機槍對抗，現在，由於繳獲了一些美國武器，游擊隊獲得為直升飛機製造麻煩的大好機會」。膽戰心驚的美國飛行員比美聯社說得坦率得多。他們老實實承認怕死。他們說：美國製「五十毫米口徑的機關槍」是一種「令人害怕的武器」。

原來，越南南方人民也有了「運輸大隊長」。看來，這個「大隊長」的工作還作得很不壞，因為，叫美國飛行員害怕的那種美國機關

槍被越南南方人民繳獲的數量越來越多。

這件事情不由人不去考慮一個問題：為什麼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擁有大量美製機關槍和飛機還打不過只有土製短槍和老式步槍的越南南方人民？為什麼這些機關槍一轉手到了越南南方人民手中，就成了叫美國佬怕得要死的傢伙了呢？不怕什麼新式武器的人民可以打敗敵人。迷信武器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有了武器却還怕得要命，要打敗仗，丟了武器更怕得要命，更要打敗仗。究竟誰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人乎？武器乎？這個問題的答案實在太清楚了。

古今中外，從來都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奪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最後消滅敵人。看來這似乎是一條歷史規律。在越南南方，美國機關槍打美國飛機，還只是一個新的開端。對尼遜來說，這個開端預示着更大的悲哀。



为了大众化 漫畫 梅

(接第10版)

小伙子們走了，他們踏着輕快的步伐走了，他們快樂地唱起來—

今天的太陽下山了，  
明朝它會再升上來，升上來。

勞動者起得最早，  
早朝啊，一顆不落的太陽將為  
千千萬萬的勞動者而  
升起！升起！——  
千千萬萬的勞動者將為  
這顆不落的太陽而  
歡呼！歌唱！歡呼！歌唱！

# 五一簡介

「五·一」國際勞動節(MAY DAY)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美國工人階級處在被侮辱，被壓迫之情況，在長期剝削，迫害的統治之下，工人紛紛覺悟到勞動生產與社會生產的關係，並且了解到伙伴們的生活沒有獲得保障。於是，首先提出了「一個工友受傷是大家的事」這個激勵人心的口號。接着是風起雲湧，無所不能的群眾運動。在一八八二年，麥高密收割機製造廠(MCCORMICK REAPER WORKS)工人提出了「八小時工作」的口號，並為爭取八小時工作而發動罷工，遭受到當局的武力對付。在無理的鎮壓之下，發生了流血事件，以致四位工友喪生，多位受傷。這次事件，造成勞工界的公憤，紛紛提出严厉的抗議。一八八四年，美國勞動界提出「三八制」，即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娛樂及教育。這個口號一經提出，即受到資本家的反對，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愈加高漲，最後，釀成「三八制運動」。在一八八六年，美國全國職工組織聯盟(THE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為改善勞工生活，在該年五月一日領導卅余萬美國工人，在芝加哥、赫麥克廣場(HAYMARKET SQUARE, CHICAGO)舉行遊行大示威，警方出动施以暴力，最後遂造成暴動，全國勞工掀起了空前的群眾運動，發動了全國性總罷工。工潮的洶湧澎湃，終於使資本家低頭，次第承認了三八制。風聲所播，英法等歐美國家紛紛響應，「三八制」運動獲得勝利。到了一八八九年，國際社會黨以工人的合理要求而遭此無理壓迫，遂於巴黎會議中公決以五月一日工友流血日定為勞動節。歐戰結束後，復原國際勞動會議(華盛頓會議)定為國際勞動節，該日各國勞工休假一日，並各就所在舉行慶祝，成為國際勞動階級專有的紀念日，世稱勞動節或五一節。

# 向中國乒乓選手學習體育精神

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廿一屆世界乒乓錦標賽，各國選手經過十幾天緊張比賽之後，中國選手分別獲得了男子團體、混合雙打、女子單打、女子雙打等四個項目的勝利。

在這一次的世界兵賽中，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中國選手，重新出現國際乒乓舞臺上，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密切注意，都在熱烈的討論，離開了世界兵壇六年的「中國隊」將會出現怎樣的新風貌呢？

去年十一月間，日本著名乒乓教練荻村伊智郎，曾經到過北京和廣州，和中國乒乓球員作了好幾場的友誼賽。回國後，他發表文章說：

：「我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過去的『錦標主義』、『技術掛帥』之類的錯誤傾向，培養優秀選手對外炫耀，使到運動員的身份特殊化，脫離群衆，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已被中國乒乓運動員徹底批判、拋棄，而重新回到人民群衆之中，走上了『群衆路線』的新道路。」

聽了這位權威教練的談話，我們再回來看看，幾天來中國乒乓運動員的表現，給人們的印象是變了，完全變了，中國乒乓團團長說：「友誼第一，勝負其次」，中國選手在勝利面前，保持謙虛謹慎，在困難面前，能有大無畏的精神，堅持到底，抱着促進運動員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向各國運動員學習的態度，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的宗旨，去參加比賽的。

在名古屋的兵賽中發生了兩件感動人的事：

(一) 在中國男子隊李景光對匈牙利貝里芝納的一場激烈比賽中，當時是第四場，李景光以六比三領先，他突然把球接在手裡，向裁判說：「剛才那粒球先碰到我的胸部，我才把球打出去，我已輸了這一球

。」裁判聽後非常感動，就判貝里芝納得分，但是貝里芝納却說，他剛才發的球是接網而過，這一球不算。於是裁判判這球重發，這時許多觀眾鼓掌，為兩位球員的高尚品格喝采。

(二) 一名年輕的美國乒乓選手，欲步行至半哩外的世界兵賽舉行地點愛知縣體育館，途中，接受一輛經過的巴士車的邀請，乘搭了一程順風車，不料他登上巴士，才發現原來是中國乒乓隊的專車。這位來自洛山機的十九歲美國選手興奮的

說：「前世界單打冠軍莊則棟和我一起拍了照，還送我一份珍貴的禮物。」

從這兩件事中，充份表現中國乒乓選手的高尚品格，誠懇願以世界人民做朋友。

在偉大的七十年代裡，好的事物不斷的在發展、擴大，國際兵壇

也必然有更好的發展。中國兵隊滿懷着中國人民對世界各國人民的深厚友誼，和世界人民緊緊團結在一起，為未來的國際乒乓球運動做出更大的貢獻。

## 破私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人們的口頭禪，為「私」思想大行其道。但是，朋友，你可知道「私」字是千害之主，萬惡之源嗎？你看：

壟斷資本家為了榨取超額利潤，要出種種剝削手段，造成了貧困與失業；甚至為了擴大市場，掠奪原料而動輒干戈，結果屍骨滿山血成河，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爲了一己之私利，一些老爺們東一聲「調整」，西一聲「劃一」，前一句「無痛苦」，後一句「不增稅」，結果却是物價高漲、苛捐什稅，百姓被推入苦難的深淵。

世間一切罪惡事，有那一樣不是「私」字作祟呢？

謀財害命是爲私，走私販毒是爲私，嫖、賭、酒、色也是爲私。

由於爲私，就吹、捧、拍、爬、貪污舞弊，甚至出賣國家、出賣靈魂。

朋友，你一定會問：「人不爲己，真的要天誅地滅嗎？」且讓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歷史上的秦始皇、近代的希特勒之流，他們極端地獨裁專制，不就是爲了他們的地位與權勢嗎？但是後來呢？被誅滅的却是他們自己！

歷史上的秦檜、近代的汪精衛之流，他們出賣國家民族，也不就是爲了他們的私產和官階嗎？而到頭來却落個遺臭萬年，死有餘辜！

有着爲「私」思想的人固然可惡可鄙，而肆意散播「私」字的人更是罪該萬死。

朋友！你的腦子裡是否藏有「私」字呢？你可能說：「只有一點點，不要緊。」但是你應當知道，整個「私」字有如一池污水，正是由一點點、一點點匯成的啊！

太陽已經升起，一切污泥濁水終歸要乾涸，留下的將是肥美的沃土，孕育着幸福的種子！一旦世界上沒有了「私」字的立足點，人人爲公，那麼，一切將是美好的。

朋友們，讓我們舉起「公」字大旗，把「私」字踩在脚下，迎着朝陽，健步前進吧！



## 介紹 一位著名醫生的 生活道路

火原

病的，是那些付不起诊费的病人。

他开始走出了狭窄的实验室，他不再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研究他的医学了，他要投身到广大的劳苦人民中去，为劳苦人民治病。在这段期间，白求恩看到了许多许多事实，他看到几千万人没衣服穿，几万万人没饭吃。然而，美国的棉花却烂在田里，加拿大的小麦却要烧掉，巴西的咖啡豆却要倾倒在海中。这种种的现实，使白求恩了解到，这是经济大恐慌！这是更急迫要治好的病症！白求恩已觉悟到，医学并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它和社会制度，社会的生产，政治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四十五岁的白求恩，看到了希特勒在柏林的大声嘶吼，墨索里尼在罗马对地中海南岸的非洲虎视眈眈。他听到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号角，同时又看到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民的大示威，中国人民的革命正阔步向前。白求恩的思想起了许多波动，感情在起伏着，思想在斗争着。终于，在从列宁格勒回到加拿大后，他探寻出了一个真理，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随后，白求恩参加了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后来，又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战争。在这两个期间，他目击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也目击了反侵略的人民的英勇事迹。白求恩受到了再教育，他决定将他的一生为反侵略的人民服务！

战场上一批又一批的伤兵源源而来，白求恩耐心地替他们治伤，他忘记了自己的晚餐，也忘记了自己休息。曾经好几次一连不停地工作达五十多个钟头，没有休息过。甚至，在敌人攻打到来时，为了把还没医好的伤兵治好，为了挽救伤兵们的命，他要大家先撤退，

而自己却要在将任务完成之后，才安心离开。白求恩这种自我牺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每一个给他治过病的人都赞不绝口，也是千千万万从苦难中站起来的人民所忘不了的。

后来，在一次进行手术时，白求恩不幸中毒，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受伤的兵员，他坚持带病继续工作。到了他完全不能起床时，他仍然不断地问：「战事怎样了？战事怎样了？」甚至到他讲最后一句话「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阔前面的事业」时，声音虽然是那么低弱，但仍然是那么坚毅，充满信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这位伟大的革命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贡献了他光辉的一生。

白求恩医生虽已逝世，但给他的治疗过的兵员们一谈起这位老人家，个个的脸上都流露出敬佩的颜色。是的！白求恩，他那伟大的形象，永远留在大家的心目中。西班牙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伟大的外国人，一点儿也没有利己的动机，打从老远的加拿大，到西班牙，到中国，支持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把他国民的解放事业当着自己的事业。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伙伴的极端热忱，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应该发扬的精神！

「一位著名医生的生活道路」这部书，使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这位伟大的医生产生更深一层的敬佩。这本书提供了我们许多参考资料，是一部很有份量的报告文学作品。



# 哥爾多尼—世界文化名人、意大利著名喜劇家

白丁譯

意大利偉大的劇作家，卓越的喜劇家卡爾羅·哥爾多尼，同時也是優秀的民族傳統與民間傳統的體現者，法國啓蒙者的繼承人。

意大利資產階級普遍的落後性使他不能提高到法國啓蒙者的革命性的程度；但是他所具有的民主精神和對於意大利先進力量的堅定的信心幫助他那特殊的天才充分地放出了光彩。

## 哥爾多尼的生平

哥爾多尼誕生在威尼斯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裡。他的祖父是一個有錢的律師，經常在自己的威尼斯郊外豪華的別墅裡舉行盛大的宴會和戲劇演出，因此哥爾多尼從很小的時候對戲劇就發生了興趣。在他滿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送給他一套木偶劇院玩具。哥爾多尼在九歲的時候，就創作了他的第一個劇本。

哥爾多尼的家庭過着極其閥度的生活，當孩子剛剛五歲的時候，家庭就完全破產了。他的父親只是在這時候，已經有兩個孩子以後，才決定去受些教育然後從事某種職業。

他的父親在羅馬大學唸完了醫學課程就開始作醫生，先在佩魯賈，後來在基奧薩——威尼斯附近一個很小的漁城。哥爾多尼還在幼年的時候，對這座小城市和它的貧苦的生活以及當地的經常在海上冒着生命危險的漁夫們那種強悍的性格就很熟悉了。後來他曾經在這些人中間擔任過律師（法官助手）的職務；他對漁夫和船夫們生活的豐富知識和意大利民族性格的了解都是從他在基奧薩的這些印象中獲得的。後來，他就用這些材料寫了一個優秀的現實主義喜劇（「基奧薩人的爭吵」，1761）。

年輕的哥爾多尼，在沒有確定他未來的職業以前，曾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上過許多中等學校和私人辦的學堂。開始他在佩魯賈跟那些把青年的全部中等教育都抓到了

自己手裡的耶穌會教士求學；後來在里米尼跟一個法學教授學習。他跟着一個劇團從里米尼跑出來，隨着這個劇團旅行了一個時期，最後，他跟演員們一起到了他父母居住的基奧薩，因為他父親過去是一個戲迷，所以寬恕了他的行為，甚至沒有把他再送回里米尼去。父親企圖培養他對醫學的興趣，把他當做自己的助手帶他去看病人。後來，哥爾多尼家的一位遠親幫助他作了帕維亞的一個學院的公費生。這個學院是培養僧侶法律學家的，因此朝氣勃勃的、對宗教十分冷淡的哥爾多尼就面臨着當僧侶的危險。不過到三年級的時候，他因為寫了一篇嘲笑當地有錢的女市民的諷刺詩而被學校開除了。後來哥爾多尼在莫登納受完了法學教育，就開始在基奧薩當律師。

但是，法律家的職業沒有成為哥爾多尼的使命。哥爾多尼即使是为了謀生，不得不在威尼斯、米蘭、威薩、比薩等地執行律師職務，足跡遍歷了整個意大利，時常遭到路劫和奧地利士兵的迫害，但是經常負着重債的哥爾多尼還總是熱烈地幻想着戲劇，設法和劇作家、演員、歌唱家們接近，給他們朗誦自己早期的劇本。但是只有三十年代末，他才完全把自己的命運和戲劇聯繫起來（雖然他還繼續作了幾年律師的工作）。

他先以悲劇的作者試了試自己的才力。他寫過詩體悲劇「阿馬拉松達」（1733），這本劇本和梅達斯達季奧的悲歌劇很相近，是準備以歌劇形式演出的。後來又創作了悲劇「伯里莎里奧」，這部悲劇在1734年上演，得到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更吸引他的却是喜劇。

當哥爾多尼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還在帕維亞唸書的時候，他就常常考慮當時意大利文學衰落的問題。偶然落在哥爾多尼手中的馬基雅維利的喜劇「曼德拉戈拉」使

他大為震驚。在這部喜劇裡，他看到了當時即興喜劇所缺乏的東西——諷刺揭露的力量和具有社會意義的典型形象。從這時起，哥爾多尼就幻想着把意大利喜劇提高到它從前已有的高度。

哥爾多尼很熟悉莫里哀的喜劇和十八世紀英國現實主義文學，這對他具有重大意義的。當時笛福和查理生的小說、李洛的戲劇、亞狄遜和斯蒂爾的雜誌「觀察家」在意大利已有翻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論家卡斯巴羅·果紀曾仿效「觀察家」出版了「威尼斯觀察」雜誌。

哥爾多尼熟悉而且喜愛英國文學。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他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方法，但他自己的藝術却具有民族的特色，一點抄襲的現象也沒有。

## 為改革意大利的喜劇而鬥爭

改革意大利的喜劇，把它從即興的假面喜劇變成現實主義的社會喜劇，成了哥爾多尼的終身事業。他知道，只有依靠寫出來的台詞，而不是單憑演員的即興表演，作家才能宣傳自己時代的先進思想，鞭笞反動的階級和反動的現象。他同樣也看到，即興喜劇的傳統的假面已經喪失了它的社會意義，不能為揭示人物性格的個性特征提供任何材料。最後，假面喜劇的粗野下流，那些已經成為它的特色的，只能給觀眾敗壞道德的影響的笞打和那些有傷風化的玩笑也使他感到厭惡。

但是，進行有計劃的改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面喜劇很受人們的歡迎，它被認為是意大利藝術的民族風尚和獨特的體裁，多年來傳統的威力都在捍衛它。哥爾多尼在和這一傳統作鬥爭時，曾和一大批習慣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把編劇作者視為次要人物的即興演員們，和薩基、達爾別斯這樣一些觀眾所喜愛的號稱舞台驕子的人們，以及其他傳統角色的扮演者發生過

# 人文社會論化談起

頌明

前些時候，某高等學府的一些「凍涼」們忽然對妓女發生了興趣，調查了妓女的生活後，竟向「有關當局」建議：妓女應該合法化。這樣的建議，簡直是荒唐之極，可鄙！可恥！馬上被人民罵得焦頭爛

額。然而，却有人將案叫絕：「對呀，這是一條生財之道啊！這真是天才的想法啊！這樣的建議，正合孤意，正合孤意。」於是某某專家立刻站出來大力支持，某某協會也召集研討會討論……看樣子，有人正在為「妓女合法化」製造輿論，妓女合法化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在階級社會裡，有些人高高的騎在人民頭上，廣大的人民處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尤其是婦女，更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群，被人當為洩慾的工具，當商品一樣的擺設或拍賣，再加上灰、黃色文化大行其道，處處都有引人墮落陷阱，因此娼妓越來越多。所以要解決娼妓問題的根本方法，必須針對腐敗的社會制度開刀。可是一部份人不敢也不想面對現實，不敢把自己身上的毒瘤割掉，以為用「非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事實上，真的是

「非法」嗎？如果是「非法」的話，為什麼允許那麼多的「紅燈區」出現？為什麼人家敢在門口點着紅燈，清清楚楚的告訴你，這是什麼地方？却能够安然無事。可見這雖是「非法的」，但只要你識抬舉，懂得鑽門路，還是可以幹下去的一大家都有得「撈」，何樂而不為呢！不過，畢竟明文規定是「非法的」，幹起來還得躲躲閃閃，偷偷摸的，不能暢所欲為。於是便索性來個「合法化」，這樣一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大撈一筆了。真是妙不可言啊！

娼妓是階級社會的畸形產物，只有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來個變革，當人民真正當家做主人的時候，一切的娼妓，貧窮、失業與問題才能解決，除開這條路，沒有第二條，什麼「非法化」、「合法化」，都是騙人的花招，去你的吧！

(接第 14 版)

衝突。哥爾多尼在克服他們的阻力以後，又不得不和那些可能被他的社會批評所冒犯和侮辱的人——威尼斯的上層貴族，和一切反動力量去交鋒（雖然他自己開始沒有料到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反動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們特別容易在保護可愛的民族風尚——假面喜劇的幌子下向他展開進攻。

哥爾多尼看透了這一點，于是他對這一改革採取了極其慎重的態度，逐步地、然而是不倦地進行。1738 年，他創作並親自排演了喜劇「社交界的人物摩莫洛」，在這部喜劇裡只有一個角色（但他可是主要的角色）寫得是完整的。扮演這個角色的演員沒有戴假面具。其餘的角色都沒有寫出台詞來，只給他們保留了假面具和傳統的名字，而整個劇本依然有一半是提綱劇。據哥爾多尼自己說，觀眾滿意地接受了這一新的創舉，並且把哥爾多尼的優美機智的台詞和他所創造的活生生的形象，同其他演員們的蠢笨的即興表演，以及對他們自己也

不利的老一套的假面具作了比較。哥爾多尼就這樣為他所計劃的改革奠定了基礎。哥爾多尼作為喜劇作家的活動從「社交界的人物摩莫洛」一劇起開始了。

哥爾多尼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和即興的假面喜劇斷絕聯繫。他為著名的即興演員薩基寫過許多提綱喜劇（「阿爾干的三十二樁倒霉事」、「危險的一夜，或在同一夜晚發生的一百〇四個事件」、「阿爾干之子失而復得」、「阿爾干——月亮上的皇帝」等），薩基在這些劇本中的表演，曾在許多歐洲的城市裡（其中包括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哥爾多尼最優秀的喜劇之一「一僕二主」也是在 1744 年為薩基寫的，面目也還是一個提綱劇；只是在 1749 年，哥爾多尼才為它寫出了全部台劇。

然而在十年（四十年代）的過程中，哥爾多尼漸漸地、逐步地把假面喜劇改變了帶有完整的作者台詞的、反映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喜劇：他逐漸地擴大人物的對話和獨

白，僅僅把那些極不重要的地方留給即興表演，他從演員身上摘去了假面具，只給他們保留了決定他們演員類型的傳統名字。但是，現在在這些名字（潘達隆尼、布里格拉、特魯法里金諾等）下面，却隱藏着完全另外的內容了。滑稽而又令人厭惡的老頭子潘達隆尼，在哥爾多尼的作品裡，變成了家庭裡規規矩矩的父親、忠誠年老的資產者、健康思想和資產階級道德的體現者。卑鄙的騙子仆特魯法里金諾變成了機智伶俐，而且內心純正的人，他能引起觀眾真誠的同情。哥爾多尼用克拉里切和羅莎烏拉（假面喜劇的青年女主角），或柯拉麗娜米拉里金娜（美慧而深得主人歡心的女婢，民間的少女）這些假定性的名字，寫出了許多迷人的，而又各不相同的婦女形象，賦予她們一定的社會特征。在，較為後期的喜劇中，特別是在取材於人民生活的喜劇中，一般說來，他拒絕使用假定性的傳統名字。

讀者金猴的來信：

對於『人民生活』的出版，我是熱烈的擁護的。這不僅是因為它是一份正派的文藝刊物，同時，更重要的是，它的編輯部的朋友們企圖把這份屬於人民的刊物辦得更群衆化，而讓它流傳到人民群衆中去。

去年的一些刊物，當然也不乏一些致力於為工農大眾的，諸如『建設』等就辦得很通俗，內容也充實，可是有些作品還有相當濃厚的知識份子的氣息。這當然是不很好的現象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雖然大多數都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識份子，但他們並不能因此而就滿足於自己的生活，滿足於自己的思想認識！要知道：“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般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濃厚的文藝作品，固然會使一些知識份子出身的讀者，感到“很爽”，但對於工農大眾來說，他們却會

對於那種文綢繹的軟弱的情緒感到厭惡的。

因此，當着『人民生活』出版時，我感到萬分欣喜，我以為這應該蔚成為一種風氣，使馬華文壇為工農大眾所占領，為工農大眾的變革運動服務。

而對於發展工農大眾文藝，我有一點點意見，願意提出來共同商討：

(一)發動，鼓勵，工農大眾拿起筆桿子來寫作。工農大眾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受到的壓迫最深。他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他們一旦行動起來，就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在提倡創作反映工農大眾的文藝的時候，顯然的，工農大眾所掌握的是第一手材料，因此，由工農大眾來反映，一切都會顯得更生動，更逼真，更真摯。所以，對於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農大眾，應該注意培養，鼓勵他們創作，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工農大眾的心聲。這方面，一些刊物的編者尤其應加以重視，而一些和工農大眾生活在一起的

文藝工作者，一旦發現了他周圍的工農兄弟具有這方面的條件的話，也該主動地把這項工作挑起來。

(二)把進步的文藝刊物廣泛的帶入工農大眾中間流傳，目前，一些知識青年普遍地深入群衆，好像深入工廠，建築工場，等有群衆的場所，這是一個好現象。對於這些朋友，我以為不管他們是不是文藝工作者，他們都應該主動地、積極地把一些進步的文藝刊物介紹他們周圍的工農大眾，這樣既可達到他們教育群衆的目的，也可以使馬華進步的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不致白費，更可以為“工農大眾關心進步文藝、參加到進步文藝的隊伍裡”貢獻出一份力量。

總之，「君王將相，才子佳人，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以及『燦爛的微笑』，那樣富羅漫蒂克的“進步青年”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是工農大眾要占領文藝陣地的時代！讓我們大家為促成這個歷史時代的最早到來而努力吧！

蔡美詢讀友：你的信件收到了，請放心。

共紅讀友：先謝謝你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希望你今後仍能不間斷的閱讀到一些進步的書報，繼續拿起筆桿給“人民生活”寫文章。

固布、鐵戈、吟予、許風、魯漢、韌志、月蘭等文友：

你們的來稿尚在批閱當中，我們未能早日給作品做出取捨的決定，敬請你們原諒。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作者，請儘速來信寫明真實姓名和地址，以便郵寄稿費。

更正啟事：

“人民生活”第二期詩篇“侵略者的坟場”第八行“愛國”實為“受困”之誤，特此更正，尚祈讀者們見諒。

從去年開始，馬華文壇再也不是毒草可以隨便滋長，牛鬼蛇神可以隨便逞威的地方。那些一度喊叫人家“拿出貨色來”的文人，現在已腐爛到只能寫些和“妓女”有關的“作品”，恐怕再過一些時候，他們就要腐爛到連“頹廢”的作品也生產不出來。即使他們一直受到某些人的公開“歡迎”和“鼓勵”，也已是不中用了。於是，一批不拿筆的“文人”就成了正派藝術作品最“忠實”的讀者，對正派藝術——愈來愈密切的“關心”，顯得比前者更為“重要”。

因此，思想內容正確的藝術作品想要搬上舞台去，就不是愈來愈容易的事了。一切健康正派的藝術得不到發展，甚至受到了阻力，在這樣的社會裡畢竟不是聞所未聞過的現象。當正派的藝術工作者遭遇到挫折的時候，也就沒有必要彷徨和失望，而是更加重視、講究鬥爭的藝術，讓健康正派的藝術作出更深入、更廣大的影響。關於講究鬥爭的藝術，力任君在「藝術工作者往何處去」一文裡也提到，希望大家好好閱讀這篇難得的文章。

至於談到本地經濟生活的文章，這一期有千鈞棒的「可怕的“成長”」。類似此些寫得通俗易懂觸及人民日常生活的文章，正是“人民生活”所缺乏的，希望大家多多寄來。

# 編 者 作 者 讀 者

人民生活編輯部 53-D, Lorong Kechap! S'pore. (28).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